



时光记忆

悠悠竹篮情,犹如一坛陈年老酒,历久弥新,饱含着淳朴的村风民风,凝结着浓浓的乡音乡情乡愁啊!

竹篮情

□任崇海

清晨,水乡的小镇上忙碌起来,仅有的一条小街,两旁一字形摆出卖蔬菜的地摊……

“现在人时兴用塑料袋,哪有用菜篮子环保啊!”不经意间,我被一个悠扬的叫卖声吸引,走过去一看,这个卖菜的中年妇女菜摊旁还放着几个竹篮子,编得挺精致的,吸引了好几个顾客前来购买。我看着竹篮子,沉思良久,眼前浮现出编织竹篮的姨哥。

姨哥家的屋后长了许多竹子,三四亩地,被姨哥打理成模像样的竹园,周围扎起了竹篱笆,装上竹门,里面还放着他做的竹桌、竹椅。每年过了正月,暖洋洋的春风吹来,翠绿的竹叶沙沙作响,地上冒出一个个笋子,姨哥便忙着梳理挖出一些,分给乡亲们品尝新鲜竹笋的美味。

到了夏天,竹子越长越高,越长越密,最后成了阻挡热浪的天然屏障,外面被太阳烤得像蒸笼,而小竹林里却似春天一样凉爽。每天午后,姨哥便招呼乡亲们来到小竹林里纳凉。他煮上几壶竹叶茶,在小竹林里,摆开棋局,让乡亲们在这里喝茶、聊天、下棋,还有人唱起了淮戏。

到了秋冬天,姨哥便挑选那些绿里泛黄已经成年的竹子,把它砍下来,斩头去根,削平节疤,放在竹园的东南角,以作备用。乡亲们要个锄头柄,或是撑蚊帐的竹子、钓鱼竿之类的,跑到他这里来,他总是手一指:“你去挑啊!”拿走前,要给他钱,他那饱经风霜、刻着深深皱纹的脸上露出憨厚的一笑:“嗨,要什么钱啊!”不管你怎么硬塞给他,他总是不肯收。而他用更多的竹子、花更多的工夫编竹篮子。你别看他那双手像钢锉似的,可编起竹篮子却很灵巧,一个个竹篮就像工艺品,分送给乡亲们。乡亲们十分喜爱,上街买菜都拎着这个竹篮子,由此在乡亲中滋生了浓浓的竹篮情。

而我更是把竹篮子当做心爱之物。从我成家过日子起,姨哥每年都送给我大中小三个竹篮子,用途各不同,平时家里两三个人,就拎着小竹篮子上街,要是家里到了客人,就用中等竹篮子。而大竹篮子被用作“储藏室”,在我家客堂间里的桁条上有一排钩子,上面挂的全是大竹篮。到了春节,蒸的年糕、馒头、米饼之类的年货,晒干后往竹篮子里一放,挂在钩子上,通风透气,不发霉、不变质,一直吃到三春头上。年糕放的时间更长,到了农历六月,拿几块腊糕来化点糕汤,消暑去火别有一番风味。夏秋季节,晒的马齿苋菜干、茭干子之类的蔬菜往大竹篮子里一放,留待过年烧“安乐菜”。竹篮子虽是普通的用物,却在我心中生出缕缕情思,萦绕在心头,留在记忆深处。

平时话不多的姨哥,憨厚敦实,早年因家庭贫困,娶不上老婆,直到年近五十才与一个失伴的中年妇女结为夫妻,错过了生儿育女的最佳年龄。虽无儿无女,但老两口并不感到孤独,乡邻们给予他俩超越亲情的温暖。到了晚上,乡邻们三三两两地来到他家,做他的“下手把子”,劈竹子、削篾子,有说有笑,乐在其中。邻居家烧什么好菜,都要端一些给他俩,要是来个亲戚朋友,也邀请他去作陪,喝上几盅。逢年过节,这家送糕点,那家送肉圆鱼圆,老两口吃不完。就连乡亲们在外工作的子女回来探望,也要带些特产给他们。而姨哥编的竹篮子,不仅供应各家各户的需要,还带给邻里在外地工作的子女、亲友。就在姨哥病重时,庄东头陈三来看望他,他特地拿出一个竹篮子:“你家的外地工作的老二,上次给他的竹篮子,已经用了三四年,你帮我带个新的给他吧!”

悠悠竹篮情,犹如一坛陈年老酒,历久弥新,饱含着淳朴的村风民风,凝结着浓浓的乡音乡情乡愁啊!

寸草春晖

陪父母过节

□郭宝丽

今年“五一”劳动节,我和先生带上孩子回老家陪父母过了节。为了给他们个惊喜,我特意没有提前告知他们。

我们回到家时,家里的门上挂着锁头,邻居说,我父母去自留地种菜了。儿子一听,兴奋地说,咱们也去菜地帮姥姥种菜吧!远远地,我看到母亲正乐呵呵地带着侄子锄头挖地,她先每隔半步左右的距离挖一拳头大小的圆坑,往里栽好菜苗,再用周围的土把坑填平,最后在旁边间距五指处撒上农家肥。侄子跟在母亲身后,学得有模有样。儿子见状,立刻脱下鞋子,迫不及待地跑向母亲和侄子。这时,父亲挑着两大桶水晃晃悠悠地走过来了。两个孩子又扔下锄头,抢着葫芦瓢舀水给菜苗浇水,水溅得满身都是,追跑时不小心“咚溜”一屁股歪倒在菜苗上了,父亲笑得合不拢嘴。没一会儿,儿子又跑去母亲跟前往坑里放苗、填坑,看着母亲柔声细语地给孩子们讲种菜施肥浇水的情景,眼前浮现儿时和父母种菜的欢乐时光。

小时候,我们姐弟三人常常跟着父母去地里种菜。母亲教我们用锄头把土壤挖一遍,用耙子松土,然后用铲子挖小坑,接着把菜苗放在坑里,再用坑边的土围住菜苗四周,用手按压瓷实,浇水。

看似简单的事情,我尝试了好多次,不是苗间距不合适就是苗耷拉着脑袋垂在地上。母亲笑着扫过一眼,淡淡地说,种庄稼就像做人要有耐心,一步一个脚印,不光人要勤快,还要多实践学习,才能知道从一粒种子长成粮食要走多少辛苦路。你草草了事应付,不仅不会开花结果还误事,后悔就晚了。她说左手扶住苗,然后右手快点刨周围的土壤坑,再按压瓷实就不歪了。按母亲教的方法,果然有效。母亲笑盈盈地说,学起来挺快嘛。

很快种完浇完了,母亲招呼我们坐在地头那棵老槐树下休息,拿出整笼里的用笼布包得严实的橘子汁水、拉丝糖、瓜子来犒劳我们三姊妹。听着鸟语闻着槐花香,看着我们辛苦的劳动成果,感受着劳动的光荣和伟大,微风拂过,一股清新的泥土香沁入心脾,真惬意。

“姥姥,姥姥,看我栽得快不快?”儿子的喊声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不远处的他像个小花猫似的满脸泥土,蹲着栽苗,再慢慢舀一瓢水浇菜根,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晒得满脸通红,额头上密密的汗珠渗出来,没有一点抱怨,时不时开心地站起来扭头喊母亲帮忙看看间距。母亲笑意浓浓,对儿子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,儿子听到夸赞,笑着说,我喜欢陪着姥姥干活。儿子一边说着一边踮着脚尖笨拙地给母亲擦汗,又拿来水拧开盖子塞给母亲,说,姥姥补充点能量。母亲去河里洗了手帕给儿子擦汗,摸摸儿子的头说,姥姥今天很开心,没白疼你。

夜幕降临,暮色四合,倦鸟开始归巢。告别充实而愉快的一天,田野间,微风拂过,吹起了我们的衣角,也吹走了疲惫,收拾好农具,满载而归,欢声笑语回荡在乡间小路上。

这个劳动节,我们一家过得特别充实和幸福。父母的幸福源于子女的陪伴,孩子们的幸福则来自劳动的乐趣。我们共同创造了家的温馨,我们的相聚成了甜蜜记忆。



园子里的老人

□木易

我的邻居是一对年过七旬的老人,他们住底楼,我住五楼。我站在阳台上,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小园子,郁郁葱葱,瓜果飘香,很是诱人。

这对老人,虽然白发苍苍,但是精神矍铄,满面红光。他俩很少出门,经常待在家里,侍弄他们的那个园子。园子有一百多平方米,有小鱼池、小花台、小菜园、小果园、小凉亭,大理石铺的地面,鹅卵石镶嵌的花边。鱼池里有几条红鲤鱼在自由自在地游。菜园里各式各样的蔬菜,长得绿油油的,小白菜、油麦菜、菠菜、葱、姜、蒜样样俱全。花园里千姿百态的鲜花,一年四季竞相绽放,红梅、牡丹、菊花、茉莉、栀子,那缕缕花香飘逸在空气中,让人陶醉。果园品种齐全:桃子、李子、杏子、樱桃、苹果,每当果子成熟时,满园飘荡着瓜果的清香。花园、果园、菜园,相得益彰,布局合理,每一寸土地、每一个空间都得到了有效利用。

园子里的土是两个老人用背篓一趟趟从外面背回来的。有一次,我在小区里碰到两位老人正在往家里背泥巴,经过攀谈得知男人以前是小学校长,女人也是老师。我说:“大叔,您这么大年纪何不享享清福呢?”

“小伙子,你有所不知,人退休了心却不能退呀!适当劳动就当锻炼了,人闲着反而容易出毛病。自己种的瓜果蔬菜,不用农药、化肥,吃着放心。栽花种菜,既可以锻炼身体,也可以陶冶情操。人在劳动中能体现自身价值,才能找到生活的乐趣。”

我点点头表示赞同。

有一天清晨,我还在酣睡中,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大声喧哗,我推开窗户仔细倾听,才知道是底楼那个老校长,仰着脖子在怒吼。原来是楼上的邻居乱扔垃圾,把果皮、纸屑之类的东西,扔进了他们的花园和菜园里。一个月来,他天天清晨这样怒吼,让人心烦意乱。我很难把他的形象跟一个教书育人的校长联系在一块。他不厌其烦天天吼,楼上邻居好像有意跟他作对一样,天天往他园子里扔垃圾。有一天晚上,我听见有人敲门,打开门看见是老校长,提着一篮子黄灿灿的杏子。我先是一愣:“老校长,您请进!”

“不了,不了!我给每家送几个刚摘的杏子和李子尝尝,放心吃,这是我自己的。”

“好!谢谢,谢谢!”

“不用谢!只是今后请不要往我们的园子里扔垃圾啊!”

“不会!不会!”

也不知是他的怒吼震住了邻居们,还是他的几个杏子和李子起了作用,吃人家的嘴软,从此再也没有人乱扔垃圾了。

小区和谐了,人们也安宁了。老两口空闲了,躺在摇椅上逍遥自在,尽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。